

河歪儿

朋友发来一短信：“老鳖调戏河蚌被咬，老鳖忍痛拖着河蚌来回爬，青蛙见了敬佩地说：乖乖，鳖哥混大了，出人都夹着公文包。”乡亲们管河蚌叫河歪儿，将它比作公文包，确实令人忍俊不禁。

记得少年时代，我经常下河摸河歪儿。河歪儿喜欢生活在水流缓慢或静止的水域里。家乡河流如网，水体清澈，为河歪儿的繁衍生息提供了极佳条件。那年头，猪肉按计划供应，要买，得有“肉票”。而烧河歪儿当佳肴，是不需要“计划”的，只要你肯下河摸。

记得每年入夏后，老家那交错如蛛网的河汊里，就有不少摸河歪儿的。河面上，有

木桶在漂，仔细看，伴着木桶的，还有着一颗颗湿漉漉的脑袋，这些脑袋在水中沉沉浮浮，很像扔在水中的瓜。我的脑袋常常夹在这中间。那时，乡村还没有普及塑料桶，大多数人洗脚还用木质的桶。塑料桶水满后会沉入河底，木桶不会，因此，我摸河歪儿，带的也是木桶。一般是在午后，听到有人喊：摸河歪儿去呀，我就会立即响应，有个同伴，能增加安全感。我来到河边，用绳子系住木桶，再将绳子的另一头系在自己腰间。绳子的长度以潜水时，不把木桶拉翻为宜。摸河歪儿，先沿着河的一侧向前。浅处的河歪儿，趴在水中，手就能摸到。较大的河歪儿，通常在深处，要发现它，得用脚踩。

踩着了，先用脚趾扒开四周的河泥，感觉那东西圆溜溜的，哦，没错，是河歪儿。这时候，吸一口气，顺势弓身潜入水中，将其从泥中抠出，举在手上，冒出水面，扔进木桶，如此反复，不过一顿饭的工夫，便有了大半桶河歪儿。

刚从河里摸上来的河歪儿，急吼吼地烧了吃，味道会打折扣。我摸的河歪儿，母亲总是先在清水里养上3天，并且在水里加少许盐，这时你会看到，河歪儿缓缓地张开硬壳，把微黄的斧足探出来，慢慢地爬行，一边爬，一边吐出污物与泥沙，等到吐尽，再用刀子劈开，取出河歪儿肉，去除腮等不宜食用的部分，用盐反复揉搓，用清水冲洗，再将河

歪儿肉的斧足用刀背拍松，使其肉质酥软。这样处理过的河歪儿烧出来肉不老，也更有鲜味。

听老人说：“春天喝碗河歪儿汤，到了夏天不长疮。”春天，河水尚冷，水中蚂蟥、微生物活动较少，河歪儿最干净，肉质最肥厚。用它来煲汤，无论搭配以菜薹、豆腐还是咸菜，鲜鲜的、热热的，味道都很好。不过，在那贫穷的岁月里，夏天的河歪儿容易到手，对乡间的农民而言，用河歪儿肉烧豆腐，或者烧青菜，就是一家人至上的美味。

几十年一晃就过去了，就像春风唤醒小草，今天，朋友的短信唤醒了我的记忆，我是多么喜欢家乡的土肴“烧河歪儿”啊！

疫中草^{（中）}

□杨 譔

代表作

托尔斯泰于垂暮之年给沙皇写信：“我决定放弃我的爵位，我决定放弃我的土地，我决定让土地上所有的农奴恢复自由人的身份。”此信乃托尔斯泰一生中最了不起之代表作。艺术是帮助艺术家完成人生变革、获得新生之桥梁，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论定艺术家之高下，不仅要看其艺术作品，更要看其最后成为怎样一个人。

孤独

孤独乃诞生艺术之最好土壤，艺术创作需要孤独感。大多数富有才华之艺术家一旦登上高位，握有实权，面对大量现实性事务，诗情大减，创作之火焰不再炽烈。孤独者却有空间有欲望，展开梦想之翅膀飞翔。

选择

择菜时顺手取一报纸，见满满两大版某书法大省政府获奖获奖作品，细观后生出这样感慨：是情愿“削足适履”地去追求“成功”，还是该保持激情和梦想去拥抱未来？这是当下所有从艺者面临之两难选择。

“恰恰”“正好”

书法用笔要有提按变化，然非一律愈丰富愈佳。颜真卿“逍遥楼”刻石，明成化年间进士萧显所题之“天下第一关”，少有提按，气势雄浑，势压五岳。近年各地名胜有不少新增之高大建筑，匾额多由当代书家所书，笔法、结构变化丰富，然高悬之后，花哨轻飘，惨不忍睹。陈廷焯《白雨斋词话》云：“夫平正则难见其佳，平正而有佳者，乃真佳也。”此语本为论词，移之论匾额书法亦合。某些少数民族之传统歌舞，声音、动作变化不多，与斯山斯水一样纯朴清幽，魅力为现代音乐所不能夺。美之彰显离不开环境，一要独特、二要合适，所谓合适，即置于其中，“恰恰”“正好”而已。

疏离

创作要投入情感，愈充沛愈佳，然又不能完全依赖情感。若情感为血肉，则理性即骨骼也。强调“人艺合一”之时，亦应注意“人艺有别”。人乃创造者，艺术乃被创造者，无理性主导，作者与作品即无疏离感，不可能于创作之时作出及时、冷静之判断与调整。人无血肉无以活，人无骨骼无以立；艺无情感无以活，艺无理性亦无以立。

追问

临摹范作，强调形相、色彩与风格，然我们很少追问：风格构成要素有哪些？独特在何处？对后来者有何启示？为何会形成如

溱潼鱼圆

□明前茶

在溱潼古镇遇见那对婆媳之前，我并没有意识到这里的油余鱼圆，会顷刻间俘虏我的心。那年四月，我一个人背上背包去苏中大地。我本来是奔着溱潼会船节去的，然而很显然我来晚了，万舸争流的场面已经消失，连田野上的油菜花也已经结子收割。镇里古老的榨油坊日夜发出咿唧咿唧的撞击声，勤劳的溱潼人正在榨取新的菜籽油。而只有这新油汩汩涌现的时候，溱潼古镇的鱼圆作坊，才会架起直径两尺的大油锅，油余质量最好的鱼圆。这些鱼圆，全部由溱潼湖上10斤以上的大青鱼，剔出雪白的无骨鱼茸，配上胶着力最强的土鸡蛋蛋清，经过成千上万次徒手搅打上劲而成。

我到镇上最有名的一间鱼圆店驻足观望。这家的婆婆赵妈正与媳妇小昭配合，油余鱼圆。只见赵妈就用拇指与食指一推一送，虎口处就挤出一团鱼茸，落入波澜不惊的热油中。瞬间，鱼圆就吱吱作响地漂浮起来，周围像小团鱼吐泡泡一样聚集着小小的油泡。小昭不慌不忙地用两尺长的竹筷子，麻利夹起正在载浮载沉的鱼圆，放进旁边的大竹篱里沥干油分。

为什么不用小竹篱直接捞取呢？小昭说：这还用问，我婆婆挤鱼圆那是有先有后的，一竿篱下去捞出五六个，肯定有过嫩的，也有过老的。这里吃惯鱼圆烧青菜的老人家，要数落的。更重要的是，筷子轻夹鱼圆，挤出内中的油分，再放松一下，这一松一紧之间，鱼圆就会生出一层韧起起的脆皮，这就是油余鱼圆的鲜香独特之处。

我眼巴巴看着这对婆媳如行云流水般的表演。赵妈挤下鱼圆后就不管它了，小昭自会看顾这20来个正在翻腾的鱼圆，谁先谁后，谁嫩谁老，她一点儿都不会搞错。这出神入化的配合，我以前只在杂技演员身上看见。只不过，杂技让人揪心紧张，这对婆媳的配合却让人感觉春风暖意都上脸。



此之风格？该持何等样取舍态度？若无思考与追问，则无深入与深刻。

和而不同

有一视频，为十多名不同年龄不同种族之歌手演唱同一首歌。没有主唱，人人平等，每个人都在尽情地发出自己之声音。歌唱人类之大爱，相信鲜花会在明天盛开。众多声音形成之和声，无疑是世上最动人之音乐，我不禁眼泪盈眶。

大美之秘——和而不同。

跳离自我

想以一个不再是书法爱好者之眼光重新审视自己之作品。平时亦有非“书法家”给予批评，倾听之后，判断意见是否合理，总会不自觉地运用自己原先之知识与审美积累，无法完全“跳离自我”，无法真正做到站在自我之外寻找、打量自我。此为憾事，未知何日能补。

酵母

历代大师，作品风格不一，细究其人，文采风流却均称绝一时。天才自古多有相通处，文才风流非“情肠”，乃酿造艺术之酵母也。

妙心

稼轩有词云：“赤壁矶头千古恨，铜鞮陌上三更月。正梅花、万里雪深时，须相忆。”若无“梅花”之冷艳、“相忆”之温热，则“赤壁”徒怀“千古恨”、“铜鞮”空悬“三更月”。为艺之妙心，寓其中矣。

公正

宋代书家吴琚，书学米芾，芾之外一步不窥，形神毕肖。据为宋高宗宪圣皇后吴瑜侄，书史却以三流人物目之，此乃史之公平与公正也。

“棉里铁”

赵孟頫称赞苏轼之书为“棉里铁”，意为虽肥而无墨猪之状，外柔而内刚。书岂亦人也？无“钙”无“铁”者，为人鄙也。

自在与当行

清周止庵论词，将词分为自在与当行两种。顾随先生言自在即自然、不费力；当行即出色、费力。辛稼轩词“莫避春阴上马迟，春来未有不阴时。”（《鹧鸪天·送欧阳国瑞入吴中》）既自在又当行。历史上之书法名作大概亦可如此分成三种：王羲之《兰亭序》、苏轼《寒食诗》、张旭《心经》，既自在又当行；王铎草书多当行自在；傅山行草则多自在少当行。自在者偏重性情，强调艺术性，举重若轻；当行者偏重形式，强调技术性，举轻若重。

洱海之味

去海舌公园是临时起意。

入住的民宿露台可以看到洱海，凌晨时我们拍日出，没想到真正走进洱海距离还不远。好在无导航航带着我们绕进了环海西路，路很窄，感觉就是在民居间穿行，突然眼前一亮——洱海就在身旁。

这一处水岸平整，凹进来一块种了些荷花，怒放的，含苞的。太阳藏在连绵的山峦身后，隐隐约约。天空和水面都像笼上了一层淡淡灰色的轻纱，光影流转，明暗有致。深灰浅灰灰白间杂，水面有飞鸟掠过，惊破了水天一色。

在此处流连多时，才恋恋不舍离开。继续开车前行几分钟，再步行十几分钟，我们才真正进入海舌公园。

公园进门处有一块颇有古拙之风的水

牌：“苍山深处有一坝，因花得名‘花甸坝’。坝生花海成一溪，又因花名‘万花溪’，溪出深谷分十八沟，沟沟穿喜洲市集而过，汇而成湖，因龙得名‘龙湖’，湖入洱海，堆沙成洲，状如长舌，俗称‘海舌’。古名‘大鸛鹏洲’。今沙洲成绿洲，飞禽筑巢，鱼戏清水，野趣横生。”右下角是一个鹤头的图标——“鸛洲浮浪，洱海之灵”。鸛是一种生活在江湖池沼旁的水鸟，形似白鹤，是好运的象征，应该是当地人心目中洱海之鸟吧，可惜无缘见到。

公园入口处是大片竹林，遮住了太阳，也挡住了水面。这无趣的路要走十来分钟，如果没有耐心，就此折返，那会遗憾终生。我后来把这经验告知朋友，真让他们避免了错过美景。

继续靠右岸前行，豁然开朗。眼前的洱海，群山环绕，太阳从云层中透出光来，一片波光粼粼，空气洁净，对岸的山脉、小镇，似乎近在眼前。靠近岸边，有一人高的水草，有倒伏在水里的枯树，每一棵每一枝都可入画。

转到“舌头”的左侧，还有更惊艳的美景，树林、沙滩、水草、渔船以及洱海、苍山还有山间的云雾，那么安详，那么纯净，说是天外仙境也不为过。水边居然还有一家临水咖啡屋，坐在这里，看看天、看看云、看看水，顺便看看人，慢吞吞品一杯咖啡，发一会儿呆，会是怎样的感觉？

“海舌”之名实在贴切，外状其形，内蕴其神。想起公园门口那个摆咖啡摊的阿根廷小伙子，不远万里来到这洱海边，他品尝享受到的，不仅仅是“风花雪月”吧。

□夏俊山

□孙同林

绿树菲菲紫白香 袁 艺摄

楝 花

立夏临近，楝树该开花了。

楝树又名苦苓、苦苓仔、金铃子、翠树等等。自古以来，文人对花木都比较感兴趣，宋代的谢逸在看了楝花之后，写出一首《千秋岁·楝花飘飏》的词：楝花飘飏，簌簌清香细。梅雨过，萍风起。情随湘水远，梦绕吴山翠。琴书倦，鸂鶒唤起南窗睡。密意无人寄，幽恨凭谁洗？修竹畔，疏帘里。歌余尘拂扇，舞罢风掀袂。人散后，一钩新月天如水。

在二十四番花信风中，楝花是春花殿后的角色，楝花开罢，整个春天的花事就该结束了。

在我的记忆中，故乡绿茵如盖的村庄里，大路边、小河旁，常常伫立着不少楝树，初夏微风吹来的时候，它才开始舒展枝叶，暖暖的，柔柔的，就像亭亭玉立的少女般沉静、含蓄。楝树的躯干一律地富有一种沧桑感，粗糙的皮，枯槁的枝，平坦斜逸的桠，一团团、一簇簇浅蓝紫色花，隐现在清瘦的楝叶丛中，文雅而细碎，尽显淡雅和柔美。楝花的花期很长，前后约一个多月时间，直至麦子呈现出成熟的色泽，它才悄无声息地隐退。盛夏时节，楝花变成一串串翡翠般的珍珠果，模样与枣树结出的果实相似，但这个枣不能吃，很小的时候我们就被大人警告过：楝树果儿有毒，吃了会毒死人。但是，我有时候又会疑惑，因为我明明看到，到了秋天，那些青青的楝树果变成金黄色，飞来不少灰喜鹊，啄食那些楝果，却从来没见过它们有因中毒而从树上掉下来的。疑惑归疑惑，我们还是没敢去尝它。

楝树的叶长得晚，总是在花开之后才姗姗来迟，楝树长出叶的时候，田里的麦子都快开镰了。民间曾有“楝树暴乳，乡下伢儿叫苦；楝树开花，乡下伢儿苦得认不得家”的俗语，意思是说，待到楝树长叶开花的时候，乡下大

忙季节就开始了。

楝树上很少生虫，更不会有杨树上那种毛茸茸的“洋辣子”，所以，夏天，常常有农家选择坐在楝树的树荫下纳凉。孩子们则会噌噌几下爬到楝树上去，坐在树桠上乘凉、捉知了。楝树粗糙的皮是很适合攀爬的，而且，它的树冠枝丫平缓，很是适合人坐在上面。楝树枝丫的平缓据说与当年唐僧西天取经有关。相传唐僧师徒从西天取经归来，因经文在通天河被神龟淹湿，便放在楝树上晒，结果把楝树冠给压平了，至今都没有得到恢复。这一传说赋予了楝树传奇色彩，也让楝树在人们心目中变得更加古老。

盛夏时节，大人们忙于地里农活，家务活就交给了孩子，孩子们把采羊草的目标锁定在楝树上。楝树枝桠，用一只小钩子钩住树枝轻轻一拽，“咔嚓”一声，就连枝带叶掉了下来。

秋冬末初时节，楝树迎风而立。孩子们来到光秃秃的树下，爬上树将一串串楝果打下来，或送到收购处卖钱，或堆在灶台前留着烧火。男孩子们有时用楝树果玩射弹弓，的确是一种上好的弹子；女孩子则用楝果儿玩“抓豆儿”游戏，也是再好不过的。他们在楝树下吵吵嚷嚷，尽情地嬉戏，直到暮色四合、炊烟升起，才恋恋不舍地分手回家。

楝树曾给当年乡村的孩子带来多少乐趣！

我家老屋前的河边上，曾经长着几棵苦楝树，每年都会为我开出一树树繁花来，直到前年，因为修筑一条高速公路，老屋拆迁，楝树也被砍伐掉了。

老人家喜欢用楝木制作家具，认为用楝木制成的家具，因木质味苦而有防蛀功效。不过，老人家几乎没有用楝木作房梁或椽子的，一是因为楝树没有多少笔直的可用之材，同时，当地还有个“头不顶楝，脚不踏桑”的传